

現代名著譯叢⑧ 郭博文・高承恕主編

人的現象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著

李弘祺譯 陸達誠校訂



譯序

翻譯德日進神父的〔人的現象〕^①是一種充滿挫折、驚訝、痛苦和厭煩的過程。然而，閱讀這本「傑出人物的傑出的書」^②，卻又是一件滿有興奮、新奇、愉快的事。

在一年半的翻譯過程中，語句的隱晦，文字的艱澀以及內容的難解，真不知幾次叫我擲筆三嘆，痛悔為什麼要選這麼一本艱深的書來翻譯；並且每每在徘徊不已、孤處燈下的日子，這種厭煩的心情便油然而生，滋長不已，有如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在窗外招手，叫我拋棄這件枯燥的工作，遨遊在無知的虛空一般。

然而德日進卻有如浮士德的瑪格烈特（Margaret）一般永遠在吸引着我，他的深刻、他的眼光、他智慧的光芒，他心靈炙熱的火把永遠在我的四週熊熊而燃，時刻不已。在曖昧不明、混淆難解時你受盡煎熬，然而，一絲星空的閃爍卻又像久旱甘霖，會滋潤你煩躁的心田，叫你從悲傷中頓醒，獲得一種覺悟的狂喜。

①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hénomène Human*, Editions du Seuil, 1955. Eng. tr. by London, W. Collins Sons Co. Ltd., 1959.

② Julian Huxley: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henomenon of Man*, p. 11. 李弘祺譯：「人的現象序」，〔現代學苑〕第四卷第六期（五十六年六月），頁一。本書頁XXIII。

是的，就在乾死欲嘔的屍屍邊，你的手才彫塑出有血有肉的大理石像來，這一切的過程真是一種煎熬與狂喜（Agony and Ecstasy）的體驗，也是血與淚的交織。而德日進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北平城下，拋棄一切的思慮，專心寫作這本著作時，他內心的體驗不也是如此麼？

所以，我們實在很有理由嘗試面對這一位神秘的先知，看他在人類絕望的日子裏所要傳給我們的信息是什麼？嚴冬冰霜的冷酷，天寒地凍，德日進是否曾帶來一絲絲的春之氣息？像一羣羣北飛的燕子，能帶給我們新生的徵兆呢？在人事庸碌、流形卑賤的日子，萬眾趨於下流，耽於物質化的魔力時，德日進的精神感召是否能吸引我們，讓我們回轉頭去，潛入「內涵」的心境，奔向終結的奧米加呢？分裂的宇宙，物質精神對立的宇宙，靜止的宇宙，這些是否真的被德日進所點化，而讓我們竟而知道在這背後仍然是統一的，是和諧的，是生生不息的呢？

然而，如果我們只很單純地要從他一生事蹟的排列來看他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的話，那麼，我們便錯了。確實，他一生生活不能不算多彩多姿，四處旅行，考察研究，開會策劃，這些都增加他許多平常人所不能有的經驗；但是如果說這些科學考察研究，或國際友人的來往才是他智慧的本源，是他深邃洞見的原動力的話，那又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相反地，他對這一切問題的解答卻繫於他在匆促忙碌，展痕處處的生活裏，安定下來的思索冥想當中。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在〔甘地自敘傳〕中，甘地所描述的一個朋友：

在這個時期，有一件事應該記錄的，就是我認識了詩人雷香，……他的生活過的，是在期望面對面可以見到神明，他的桌子上，在各種雜物中，當放置宗教書籍和他的日記簿。……他在料理完畢重要的業務以後，立刻便

從事撰述關於檢討奧秘思想的著作，完全不像一個商人的模樣，而變成了一個真正追求真理的人物。我不止一次地曾對他作過觀察。當他在俗務紛忙時，也常會浸沉在思索中。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在某種環境中失落他的思想。……沒有一個人會給我以比雷香更深刻的印象^③。

我們的德日進神父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工作不能不說繁重，他的旅行不能不說勞苦，他不能不在異教的國家裏遇見各樣的俗人^④。這一切的一切都叫他感到心靈上的孤獨，但，空虛和孤獨卻不會叫他求真的心枯萎，反之，在這種忙亂中，他更能緊握自己，檢討他內在靈命的發展，因而能綻開豐碩的花果。

他的著作往往是在旅行當中寫成。他喜愛乘船旅行，因為在無垠的大海上，他可以獨自沈思。在蔚藍的天連海美麗的景色中，船尾激起的白浪延長到水平，幾許浮雲點綴，幾隻白鳥飛翔，先知的熱情之火怎會不熊熊而燒呢？

請看他第一次首途來華時在印度洋上所寫的信吧！

當日近黃昏，西岸邊上的晚景最是引人。那時夕陽逐漸落入一片片熾紅的晚霞裏去。而一直躲在薄霧當中的埃及羣山，現在則逐漸被一層紫藍的夜幕所籠罩，那些顏色却也有多少變化哩！淡的、深的，還有那透紅的深紫，太美麗了。最後衆山尖峯猶在，而瞬即沒入金黃的天空。然而，這些魔術般的美景若比之渴望瞭解這神秘的國度的心懷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埃及，少有人到過的，而她却是我們宗教歷史中最奧秘的部份。我真期望有一天能攀登她崎嶇的岩坡，不只用錘子敲擊她，而是要試着側耳傾聽它那顆燒而不毀的灌木聲。但是，上帝

③ 甘地 (G. Gandhi)：〔甘地自敘傳〕，臺北，文星，〔文星叢刊〕九四號，一九六四，頁五四—五五。

④ 他喜歡稱這些人為外邦人 (gentiles)，而不稱為異教徒 (pagan)。

在沙漠中固然曾講過：「我是自有永有的」，而後，這個聲音豈只在高山聽到麼？祂的住處豈非在一切東西的深處麼？世界的秘密繫於我們是否能透視這個宇宙⑤。

在這裏，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對自然景觀的敏銳感受，同時更知道他真的是無時無刻都在讓他內在的生命得到自然的滋長。是的，他追求深刻的孤獨，他希望和他自己獨處，好清楚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求。他時時表明他對孤獨的愛好：

我自然寧願在貝魯特 (Beirut)、上海，或特里琴諾波里 (Trichinopoly) 作一個「觀察者」，在那裏，我可以避開羣衆⑥。

這次旅行最糟的是根本無時間作思考。當然大家是處得很好（雖然技術工匠們自己形成一團），但問題是你身心都無法孤獨。我的生命竟就是工作麼⑦？

像這樣，在駱駝的背上，在沙漠的平野，在天津的擾攘，在北京的忙碌當中，他都能安詳地獨自思考，因而培養出一種神秘的氣質來，這氣質是他獨有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和他共享。他就是他自己。

德日進也是一個對自然的感受很敏銳的人。如果我們讀他的〔旅行者書簡〕(*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的話，我們便能很快被他那點化自然的筆觸所吸引，和他共享自然神奇的造形。他愛一切出自自然和諧的事物，他要聽自然心臟的震悸，大地精神的沸騰。他對春的信息是敏感的⑧。因為

⑤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London, Collins, St. Jame's Place, 1962), pp. 65-66.

⑥ Claude Cuénot: *Teilhard de Chardin*, London, Burns and Oates, 1965, p. 34.

⑦ Ibid, p. 131.

⑧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他在北平寫道：「雖然戰爭騷擾不已，但春天蹣跚的脚步是走近了。寒冬已去，天際雖然昏暗，我們却期待第一朵桃花的綻開。」看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 261.

他的心永遠年輕。讓我們隨便讀一兩段他的書信吧！

我們是在一個乾河床上紮營，這河床現已長滿了草。離此南方六里有一系列的丘陵，圓圓滑滑的，長滿了綠草。……我最後一次看到它（沙丘）那種景色真是非常奇特：我是站在一個比附近地方高出五百呎的小丘上，俯首下望，我看到了一個極稀有的東西——有一陣陣白色的波浪轉滾前進，那上面還夾有一些綠的顏色，在地面上形成一個半圓往外推展，直到眼所不見的地方——那就真的像海一樣。我左邊約三、四哩處有一個很大的「諾爾」（按：蒙古文，湖）。我右邊約同等距離處則有一列五六個更大的諾爾。而在我後面就是那一系列丘陵。我們明天便要從那兒翻過去。最後，我身邊便是一個長滿青草的小丘，上面仍然有許多老枝盤纏的榆木，正如同一片蘋果林一般，分佈在大約四方哩的地上。此外，一片靜寂，空蕩無人影。三棵大樹，枝葉扶疏，正是代表了此時此刻的神聖^⑨。

我們旅行的最後幾天所遇景色固然美麗得很，但十分單調。我們安頓在一種很大的駁船上面，深而成長方形，桑志華（Père Émile Licent）費心地在船上安排我們的床位和坐椅。就在這原始的船上，我們任波而流。果然，船夫的技術輔以優異的天時，使我們在十天內就到了包頭（按：可見他們乘的是皮筏）。我現在只要閉起眼睛，旅途的景物便歷歷在目。

河岸邊上，成百鵝鴨飛翔鳴叫，偶而還有幾隻鸕鶿天鵝。天氣是冷的，但又是好極了，落日的餘暉照耀着金黃的光彩，引亮了本是一片灰黃的大地。夜晚的景觀真是偉

⑨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p. 118f. 按：此信寫在張家口外約十天路程的地方，即在漢南。

大極了。我特別懷念賀蘭山邊奇特的黃昏。紫色的山巒起伏，它們後面則綠藍天延伸窮北。南方橫有一片火紅晚霞，一隊隊鷗列飛過那紅透的天際，留下長長的投影——簡直是好像畫在布上一樣。

……這次的旅行是過去了，我深刻地感到在空間上的移動所帶給人的實在是太小了。回到了原出發點，除非一個人在內心的生命上有了發展，否則他仍然是那麼一個人^⑩。

確實，正如替他作傳的人所說，他從小就對那自然的一切美有深刻的愛好^⑪，而他自己也這麼說：

我小時就和別的孩子一樣。但我特別喜歡礦物和生物的觀察。我喜歡細察雲程，默記星宿……^⑫。

這是因為只有自然的美才能給他永恒的感覺，他從小喜歡鋼鐵、石頭^⑬，因為這些給他堅定的永恒信念。

所以，他是一個敏銳的自然觀察者，在自然的遞嬗演變，滄海桑田中，他看到的卻是一種完整的和諧、驚悸和震顫；而更重要的，在自然的和諧與完整中，他體驗了永恒。永恒是德日進生命與思想的根源、動力，也是他不屈不撓的活動目標。

但是，德日進絕不是一個孤芳自賞的人。相反地，他卻是一個容易親近、隨和，有一顆溫暖的心的使徒。和德日進有深刻友誼的羅學賓神父（Pierre Leroy 抗戰時，曾任北平東交民巷地質生物研究所所長）說他：

一個神父而他的外表卻又這麼沒有宗教味道，這一點似

⑩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 91。按：此信寫在天津。

⑪ 在 Cuénot 所寫的 *Teilhard de Chardin* 中對此有詳細的敘述，詳見其書第一章：The Formative Years。

⑫ *Teilhard de Chardin*, p. 3。

⑬ *Ibid.*

乎頗難瞭解。他可以跟那些最沒有宗教素養的知識份子作親密的來往……。在星期日，我們通常聚集到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博士 (Dr. Grabau) 家去。葛氏因有風濕不良於行，喜歡有朋友相聚在他身旁。葛氏活潑的智慧、慈祥及知識的權威性，都使他在當日北平的知識份子中具有深遠影響力。而大家就在他家裏暢談各種研究或出版計劃。在當時，我特別為德氏的說服力所折服。他是活潑而輕快的，能流利地以英語談笑，因此就成了我們集會的生命和靈魂。除了他思想的原創性和個人的吸引力外，他還有一種像他這種人難有的特質：他能傾聽別人的話，對別人的建議真的感到興趣。若有人過份誇張，他也不過淡然一笑^⑭。

是的，他是一個易與別人相處的朋友。他有一羣知識的友人，他與他們同會議、同聊天，共甘苦於荒野；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尤其是在卅年代的中國北平，他更享受了這種真誠的友誼。

當年的北平正是一個國際學術研究的大都會，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學者相繼聚集此處，可說是風雲際會，車水馬龍。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探索科學的真理。步達生 (Davidson Black)、師丹斯基 (Zdansky)、安德生 (Andersson)、斯文哈定 (Sven Hedin)、谷蘭階 (Granger)、步林 (B. Boblin)、魏登瑞 (F. Weidenreich)、孔尼華 (Rolph von Koenigswald)、丁文江、楊鍾健、賈蘭坡、裴文中等等。他們後來都要在學術上留名青史，而各自代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國籍，卻都先後集合在這古老的文化都市裏，從事崇高的學術工作。德日進便是從頭到

^⑭ Pierre Leroy: *The Man. 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p. 15-47. Quotations, p. 16, pp. 30f.

尾都參與在其中的人。他在中國廿三年（一九二三至一九四六），可以說是看盡了這一次偉大活動的興衰敗亡。說他「眼看他起朱閣，眼看他樓塌了」亦不為過吧^⑮！

但是德日進卻能很妥貼地參與在 這一次奇妙的計劃裏頭，與他們共挖掘、同考察。大家自由自在地追尋，心曠神怡地討論。在這知識的領域裏，沒有國界、沒有隔閡，智慧的火花相互激引，造成了心靈無限的交流，德日進原本開敞的胸襟遂在這兒獲得長足的養育，他的大公精神，開放的世界觀便因此確立。他是相信人的互助合作的，只有集體的組織和知識的交流，才有發展共同前程的可能。愛之互助合作，開敞的大公世界精神，這便是德日進的根本心意。

在德日進的智慧底層，蘊藏有數十年科學與宗教衝突的背景。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發表了他那本劃時代的重要著作〔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從此以後，不僅生物學隨之而發生重大的革命，即使是政治、社會乃至於哲學也都受了深刻的衝激。而，由於在觀念上的相異，竟使得教會竭其全力來抵制這個與傳統不合的見解。而其擴展，則便是宗教與科學間衝突的復興，爭吵不已，綿延不絕。

德日進卻是一位研究地質學和古生物的人，後者可以說完全是建立在演化論之上。我們相信，德日進窮其一生是沒有為宗教和演化論的差異而痛苦過的。在他，這兩者何曾有什麼歧異呢？如果有的話，那麼在他那敏銳的眼光下，相互的綜合是絕不成為問題的。對他來說，這兩者毋寧是相輔而成的，宗教本身也參與在一種演化裏頭。

^⑮ 有關當年北平成為國際上地質學、古生物學及考古學的重鎮的情形，今日猶為人所樂道。這一次頻繁的活動自以北京人的發現為其登峯傑作。李濟之先生在「北京人的發現與研究的經過」（〔大陸雜誌〕第五卷第七期）便對這件事有簡明生動的描述。

我們無庸在這裏介紹他對演化的見解。但是，我們卻必須知道他爲了演化見解所受的痛苦。

是的，正如雷文(Charles Raven)所說，德日進是一位先知先覺的「先見者」(seer)^⑯，是一位先知。但是先知總是孤獨的，他講的沒有人要聽，他受了苦楚，沒有人同情。

他就是爲了一種廣義的演化論，因而不能見容於他的上級，只好到了東方的中國來。廿三年之久，他當初真是想也沒想到吧！就在那放逐的歲月裏，他走盡大漠，溯源黃河，深深銘刻於心。大大震懾於時間歲月的飛逝，也瞭解空間的浩瀚無垠。時空的流變，時空的威力，如果不是在這塊古老的大地上，他何能知覺。

於是他益發堅信演化的事實，覺得非把它們講出來不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他寫道：

在學術上，我一直對地質學上的技術研究感到有趣，因爲在地質學上還有許多等待解決的問題。但是，特別在這一兩年來，我却逐漸把史前史的研究轉到現代人性的問題上來。我逐漸發展出一個頗爲清晰的念頭，認爲人乃是大地現象的極致，他就是地質過程和偉大生命之流的巔峯。換句話說，我發現了地質學的人性發展。……我覺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於提醒那些研究人的——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知道他們所研究的生命對象其實是一種有最高秩序的地質現象，亦就是有最高組織的生物——或毋寧說是超生物的——現象。如果不能瞭解這一點，那麼我們便是活在一個最戲劇化、最多事的日子了^⑰……。

⑯ Charles Raven: *Teilhard de Chardin, Scientist and Seer* (London, Collins, 1962).

⑰ C. Cuénot: *Teilhard de Chardin*, p. 70.

就這樣，他決心從事一本論述人的現象的書，要告訴世人說一切都是演化，演化是不爭的事實，而人則是演化現象的極致。他覺得這是他的使命，他不能不講出來、寫出來。每一位有使命感的人都必須拋棄封閉自我的門戶，踏入現實的大地，面對當代人的呼求，德日進便是這樣的人^⑮。

演化不只是生物的，也是社會的、心理的；而且演化是有其終極的目標的，這便是〔人的現象〕一書最基本的理念。

以上，我們很簡略地描述了德日進生命和思想的特質。我們看到一位獨立思考、安靜冥想的神父，一位熱愛自然的祭司，一位熱情親切、充滿愛心的靈魂，也看到一位領悟演化真理的學者。如果我們能把握了他這些根本意念，那麼我們才够資格探討他的思想。

是的，我們有充份的理由說德日進是一個艱深難解的對象，我們也沒有理由不說他的作品的不解和晦澀。他自己既然是他自己，同樣地，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乃至他的一筆一劃、一字一句都是他自己的。他思想的塑造與其說是來自學問上的承續，毋寧說是出自他內心的摸索，是的，摸索正是他所喜歡的字眼。

因此，整本〔人的現象〕便充滿了許多他自己創用的文字，許多他賦予新義的話語，文句的形式也都是他自己的。英譯本的譯者這麼說：

作者的形式完全是他自己獨有的，有時他用一些創出來的字表達他的思想——例如「人文化」或「精神圈」——有時他借用其他的字來；却賦以新的意義，例如「內涵」與「外露」是^⑯。

⑮ 他說：「我自然也不只為過去而描述過去，而是要拿過去來作為現今演化狀態的繼續」。見 *The Phenomenon of Man* 英譯本 p. 39。

⑯ 英譯本 p. 9。

所以，任何一個嘗試一讀〔人的現象〕的人，他心裏必須先有準備、準備接受這種晦澀的挑戰。〔人的現象〕絕對不是一本簡單的書，讀者必須親身參與德日進的心路歷程，與他共思想、共體驗，準備隨時接受新思想、新意義的洗禮，否則他便無由領略德日進思想的吉光片羽。

這樣的痛苦特別表現在翻譯上面。德日進的句子往往長得不知所以，有時更可以長達半頁，換句話說，合中國字可以長達三百個字。這是因為句子中間要互相徵引，互相界定之故。這類句子之隱晦若比之他日常的書信直有天壤之別。當試着加以翻譯時，便不能不將它打散，形成獨立的許多句子，然後再加上許多補充的片語來聯貫全句的語氣和脈絡。但是這樣的作法，實在冒着帶來冗長拖沓的危險，而破壞了德日進文字簡潔的美麗。

這種說法也許令讀者不明所以，為什麼一方面說德日進的文句冗長，一方面卻又說他文辭簡潔呢？原是這樣的，德日進文句的冗長乃是因為要一口氣把一個概念說明，因此他不能不用最節約的方法遣詞用字。所以，一方面他是不着痕跡，而另一方面卻連篇累牘，這便是他文字的特點。

所以，如果我們誇張地說，則德日進的每一個句子都充足地代表一個思想或概念；而下一個句子便又另轉一層，意義全新了。奎諾（Claude Quénot）說德日進從來不善於使用傳統邏輯，或三段論法寫作是有道理的^②。因為德日進的每一個句子都有它完整的背景，於是使前後句間的關連變成了累贅。換言之，德日進的思想是直覺的，是近於幻想的，在他的心靈深處一定有各色各樣五彩繽紛的美景，使他在文句的排列上，顯得各自獨立，句句之間的關連，鮮有邏輯可言，一切都是富於聯想的。他不喜歡而因此也少用許多思路

^② C. Quénot: *Teilhard de Chardin*, p. 13.

線索的話語，如「因此」、「所以」、「然而」的話，如果有的話，它在整個脈絡中的地位也絕少只在於承繼前面一句，而是在承襲整篇文字一系列湧現的思潮。

因此，有人說德日進的文字像詩一般是對的。詩，再沒有比詩更難解的文字了吧！

所以，讀「人的現象」的人在心裏就也必須經常接受詩意的挑戰。讀者必須要有高度的幻想和聯想力，否則他便無法品評德日進神父的香茗。

德日進語句的晦澀是和他思想的艱深並行的。也許他的困難實在是由於我們的執迷不醒。他使用的語詞的意義或內容，總是逾越了我們一般用法的限度，有時，是完全不同。

因此，作為一個譯者，除了在譯文中儘量忠實地表達作者的原意外，還必須在這裏將他的意涵作一種簡略的描述吧！

首先，他替許多科學的用語加進了新的意義，讓這些原本有嚴格限制的名詞，能妥當地嵌鑲入他的思想架構裏去。

例如「演化」；這一個字的範圍便被他放大到整個宇宙的歷史裏去。他認為演化並不只限於我們舊有的理解範圍裏，而要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場大演化。須知德日進是一位地質學家及古生物學家，因此他是深深在生物學的熔爐裏薰陶過的，而就在生物學裏，他獲得了完整的宇宙觀，並且反過來把生物學的範圍擴大。在他看來，今日社會、心理的所有建構（construction），無非都是生物學的延長（延長，這也是他的術語）罷了，一切的現象都是生物或地質的現象。

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瞭解那些「圈」、「層面」、「生命之樹」的意義。

其次，例如他用了「量子」（quantum）這個名詞。量子原是近代物理上一種虛擬的能量單位，而在德日進的用法

裏，它也獲得了一個類比的新意義。按照德日進的見解，宇宙能量的總和是固定的，而這個總和的量就被他稱作是量子。因此量子在某一個意義上看來，它是無可計數的，因為我們所面對的宇宙過份浩瀚偉大了，我們還無力把握它能量總和的「數值」。但，不管如何，量子一語就代表了這個宇宙能量不增不減的總和，也就是計數它們的單位。

再例如能力或能量 (energy) 也被用在十分廣泛的意義上。本來在物理上，能 (energy) 和力 (force) 是兩個分別得十分清楚的觀念，但是在〔人的現象〕中，德日進就沒有作這麼一個不必要的剖分。德日進所說的能量勿寧是指那種可以改變結構者。從原子的蛻變裏釋放了能量，於是原子內微粒的排列因此改變，所以，能量和結構是不可分的。凡是能改變結構的，不管這結構是外在（外露）的或內涵（內含）的，無非是能量。

種系、系類或系統 (phylum) 在德日進的思想裏也佔有重要的地位。本來 phylum 是生物學裏的分類名詞，一般譯成「門」，如脊索動物門是。但是德日進卻把它的意思轉化，作為另一個層次的用途。就是拿它來泛指一個種類，專門拿來和個體作對立的用法。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個體的反映，又會有種屬的反映的區別之故^②。

以上所說的固然極為簡略，但我們仍然能因而知道德日進神父在詞彙上的特殊秉賦。那就是他把詩的語言和科學精確的語言融彙在一起，拿來服事他思想的澎湃、洶湧。所以，當我們讀德日進的文字時，決不可斤斤計較他所使用語詞的精確意義，更不能想用舊的科學觀念來全盤掌握這些飛揚的話語。

有時，德日進神父也使用分析的手法，企圖在類似的觀

② 德日進對這個名詞的詳細討論見之於第二卷第二章。

念中分判彼此的歧異。我相信，在這些部份，譯者和讀者都遇上了無比的困難。爲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爲往往這種語義上的區別在中文裏是從來不會遇上的，或至少這種區別只在「人的現象」裏才發生，以致於使我們的思想往往「措手不及」。

例如同質的 (homogeneous) 與異質的 (heterogeneous) 兩者的區別。如果我們自以爲瞭解德日進那種追求和諧統一的深刻期待，那麼我們一定會認爲德日進是欣賞同質的狀態，認爲他會看到一切東西的同質的組成。但是事實恰好相反，他所看到物質的基本結構是異質的。因爲物質的結構如果是同質的，那麼它們便永遠只在一種型式裏頭打滾、重複而已，根本就談不上由積累而分殊（發散 *divergence*），以趨於複雜。也因此就談不上組織、改變、以及在這種相異之間，基本結構的由上而下的統一了。

又例如切線能與向心能的關係也是極爲複雜，但卻又不能不分別的兩個觀念。粗淺地說：切線能是屬於物理量方面的，是與組織、結合有關的，也就是同類、同境界之間的累積能力。而向心能則是一種超越日常熱力學使萬事、萬物往更複雜的安排，向意識的境界提昇的能力。

從某個角度說起來，德日進的思想在本體論上雖是一元的，但在現象的描述上卻是二元的。物有外露、內含；能有向心、切線；無不處處表現這種分割。但是德日進卻能看出它們之間的和諧互補、互相依賴的地方。因此，瞭解德日進的途徑往往是一種辯證式的過程。關於這一點，在下面馬上要提到。

以上，我們已大略講到德日進的思想特徵和他的文字的瞭解方式。但我們在這一個粗略的介紹中，仍然沒有真正把握住他思想展開的線索，因此也未能初步瞭解他全書的主

題。

在替〔人的現象〕作一個簡介之前，我覺得對他文章的特質，仍有一些須加以補充說明。

德日進喜歡使用問句，特別是反問的句子。這種方式對讀者或譯者都是一種莫大的挑戰。因為在反問的句子中，作者只提呈了一個對答案的負面暗示，而讓讀者去作正面的猜測。往往，這種正面的猜測是十分困難的，因為讀者很難把握德日進思想演變的細膩線索^②。這是說：除非依賴直覺，我們很難猜測德日進的推理。也因此無法把握每一次反問的前後脈絡，而對其解答茫然不知。

有時，我不得不大膽地把一個負面的反問拿來作正面的敘述，試圖節省讀者的精力。但在大部份的場合裏，我只能把原文直譯，只求其反問句本身的意義得到清楚的表白便心滿意足。我這樣作，心裏並不覺得難過或慚愧，因為這才符合德日進的謙虛要求，也同時能直接邀請讀者參與他的思想行列。至於其正面的解答即使是得不到，恐怕也沒有關係吧！

與這種句法相近的另一種寫法，便是一種對上文的全盤否定或修正。德日進往往費很大的篇幅描寫一種觀點，使之圓通一致，毫無破綻，然後再加以全盤的否定。這種寫法在書中一再出現，而我們如果一不小心，就會把一個錯誤或尚不充實的觀念，當作是德日進本人的理念，而深信不已。然後，卻又發現德日進竟然將之否定。這種情形對譯者和讀者都構成極大的困擾。一般說來，我是忠實於德日進的，因為德日進對相反的意見保留了忠實的客觀態度。讀者在讀它的時候務必儆醒小心。

② 一般言之，貫穿全書的思想主流對於讀者並不困難，但是每一章每一句的精確意義則往往是十分難以把握的。

猶有進者，德日進在否定前文的意見之後，往往不再回頭來指出其錯誤的地方。如果有的話也只是輕描淡寫，然後馬上便又沿着自己思路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於是讀者在這種情形下又要從正面的理論去探討它反面的意義了。在這種情形下，我曾一再想到是否應該添加注解，但我終於沒有作這種畫蛇添足的舉動，因為這樣不僅會破壞德日進文采的瑰麗和簡潔，破壞讀者因思考所得的歡愉，而且帶有誤解原意的莫大危險。更何況我根本不够資格替德日進作詮釋。

最後，讓我們來對「人的現象」作一個浮光掠影式的描敘。一般人簡介德日進的思想都是按照書本的章次，按演化的程序加以敘述，這當然是很好的辦法^②，但既然已有很多人作了這件事了，我便也不須再攀龍附鳳，多此一舉。現在試着從發散、收斂與浮顯的辯證過程，配以切線能及向心能的相互關係，把「複雜性與意識之律」(Law of Complexity and Consciousness) 作一個簡單的交代。讀者若能知道「複雜性與意識之律」的意義，就多少具備了瞭解「人的現象」的根本條件了。

整個宇宙的歷史乃是一種逐漸轉變的演化。而這個演化是朝着一定的方向的，即，它是一種定向的演化。我們可以說演化有三個特點，它是集中的、是進步的，而且是往而不返的。

② 中文雜誌介紹德日進思想的如下：

李和津譯：「一位科學與宗教界上的風雲人物——德日進神父」，〔時音〕，第五十一及五十二期，一九六四。

巴瑪爾 (J. M. Barclay)：「德日進著『人的現象』」，〔神學與教會〕，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一九六六。

王秀谷：「現代的先知：德日進」，〔現代學苑〕，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六八。

李弘祺：「『人的現象』序」，〔現代學苑〕，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六七。

徐志忠：「德日進對人類前途的遠景」，〔現代學苑〕，第六卷第一期，一九六九。